

司马迁与《史记》 研究年鉴

2014年卷



丁德
凌朝
大恩
党
栋科

◎ 主编



创于 1897

商務印書館
The Commercial Press

中国年鉴全文数据库全文收录年鉴
渭南师范学院“陕西省重点学科”——中国语言文学学科资助项目
渭南师范学院“秦东文化研究中心”资助项目

司马迁与《史记》 研究年鉴

2014年卷



党凌丁
大朝德
恩栋科

◎
主编

 商務印書館
创于1897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7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司马迁与《史记》研究年鉴·2014年卷 / 丁德科,
凌朝栋, 党大恩主编. —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7

ISBN 978 - 7 - 100 - 13060 - 8

I. ①司… II. ①丁… ②凌… ③党… III. ①司马迁
(约前 145 或前 135-?)—人物研究 ②《史记》—研究—
2014—年鉴 IV. ①K825.81 ②K204.2-5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054132 号

权利保留，侵权必究。

司马迁与《史记》研究年鉴

2014年卷

丁德科 凌朝栋 党大恩 主编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 务 印 书 馆 发 行
三河市尚艺印装有限公司印刷
ISBN 978 - 7 - 100 - 13060 - 8

2017年5月第1版 开本 787×1092 1/16
2017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 14

定价：62.00元

渭南师范学院司马迁与《史记》研究院
《司马迁与〈史记〉研究年鉴》(2014年卷)编委会

顾 问：韩兆琦 张大可

主 任：丁德科

副 主任：凌朝栋 党大恩

编 委（以姓氏笔画为序）：

丁德科 马雅琴 王晓红 韦爱萍 杜振虎

张 晶 李淑芳 赵怀忠 党大恩 党艺锋

凌朝栋 高军强 梁建邦 韩艳秋 詹歆睿

主 编：丁德科 凌朝栋 党大恩



目 录

学术前沿

- 近百年来《史记》写本研究述略 张宗品 (3)

研究综述

- 2014年司马迁研究综述 党艺峰 (19)

 司马迁生平研究 (19)

 司马迁思想观念渊源研究 (21)

 司马迁天道命运观念研究 (22)

 司马迁的史料学方法及其历史观研究 (23)

 司马迁神话观念研究 (25)

 司马迁人才观及《史记》人物类型研究 (27)

 司马迁的写作艺术及其当代意义研究 (29)

 司马迁悲世情怀及其文艺美学思想研究 (30)

 关于司马迁其他方面的研究 (32)

- 2014年《史记》研究综述 梁建邦 张晶 (34)

 西南边疆民族文化研究 (34)

思想内容研究	(36)
人物研究	(39)
体裁体例研究	(47)
版本及校勘研究	(48)
地名考辨研究	(49)
写作艺术研究	(52)
语法文字研究	(54)
比较研究	(55)
史记学研究	(57)

考古发现与研究

2014 年有关《史记》的考古发现	杜振虎 (63)
三皇五帝时代考古新发现	(63)
夏商考古发现	(65)
西周周原遗址新发现	(69)
东周考古新发现	(69)
秦汉考古新发现	(72)
2014 年《史记》考古发现研究	杜振虎 (75)
三皇五帝时代考古研究	(75)
夏商时代考古研究	(76)
西周考古研究	(78)
东周考古研究	(80)
秦汉考古研究	(86)

版本整理与研究

版本与校勘研究	王晓红 (91)
版本研究	(91)
校勘研究	(94)
词语考证与语法研究	韦爱萍 (96)

著作简介与论文摘要

- 重要研究著作与论文集简介（2014）..... 赵怀忠（105）
重要论文摘要（2014）..... 马雅琴（119）

港台地区及海外研究

- 《史记》在俄罗斯的收藏与翻译 柳若梅（141）

学术组织与专家

- 田志勇 李淑芳（155）
倪豪士 李淑芳（158）

论文著作索引

- 司马迁研究论文目录（2014）..... 詹歆睿（163）
《史记》研究论文目录（2014）..... 詹歆睿（168）
司马迁与《史记》研究著作目录（2014）..... 赵怀忠（188）

研究动态

- “中国西南边疆民族文化与《史记》学术研讨会暨中国史记研究会第十三届年会”
在红河学院隆重召开 高军强（199）
补遗：第一届世界汉学中的《史记》学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陈金城（201）
《史记》及其超越：第三届《史记》国际研讨会 吕世浩（211）

- 后 记 (215)
约稿启事 (216)



学术前沿

近百年来《史记》写本研究述略^①

《史记》为我国传统正史之首，相关研究历代赓续不绝，乃至形成一种专门之学——“史记学”。版本研究是《史记》研究的基础。囿于材料，我国学者对《史记》版本研究主要集中在刻本方面。《史记》从成书到初次刊刻已有千年，从其初刻至今亦有千余年。^②其间，《史记》的传播形态凡经数变：由简牍至纸本，从抄写到刊印。在宋淳化五年（994）以前，《史记》皆以写本形态传布。如果对写本研究不加关注，宋代以来的刻本势必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近百年来，由于敦煌文献和海外（主要是日本）写本相继进入学者视野，《史记》古写本的相关研究颇为可观，研究路径也递有拓进。以下本文将对《史记》古写本的搜集介绍及写本时期文本校勘、传播等方面的研究略作回顾。

一、现存《史记》古写本

《太史公书》（《史记》）杀青之际即以写本传世。宋淳化五年以后，由于宋刻本的出现，古写本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除了西北地区发现的几件残卷，我国基本没有《史记》

① 本文原载《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14年第3期。

② 关于《史记》初次刊刻的时间，可参见《麟台故事》卷二中“校讎”条，（宋）程俱撰、张福祥校证：《麟台故事校证》，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281—284页；《玉海》卷43《艺文》“淳化校三史”条，（宋）王应麟：《玉海》，上海书店1987年影浙江书局本，第813页下。

古写本传世。相较而言，日本国内有着较为延续的《史记》抄写研读传统。他们不仅一直保有《史记》古写本，其研读方式也一直延续到明治以前。据现有文献记载，至晚在8世纪中叶，《史记》已传入日本^①。9世纪藤原佐世《本朝见在书目录》“正史家”中，不仅载有集解本《史记》，更有诸多音释之作^②。此后，《史记》一直在日本传写不辍，并诞生了一批节抄本。

综括海内外的相关文献，存世的《史记》古写本及旧抄本数量可观。判定该本属于刻本之前的古写本及古写本系统的传本，还是源于刻本的旧抄本是我们首先需要面对的问题。经过比勘，我们发现除了内容上的异文之外，写本中字体和数字表示法、行格等与刻本及源于刻本的抄本有着明显的差异。因此，日本所存旧本有两类文献本文并未摭用：一为《史记》摘抄本。日本今存另有一些摘抄本如《英房史记抄》^③(1347)、《桃源史记抄》^④(1469—1487)、《幻云史记抄》^⑤(1511)等，其中间杂日语并有转译成分，已非严格意义上的《史记》版本。一为所抄底本为刻本的，如宫内厅及日本其他大学图书馆存藏较多的抄元刻彭寅翁本《史记》等^⑥。

此外，俄藏敦煌文献中另有一篇与《史记》之《王翦列传》、《秦始皇本纪》相关材料^⑦；德国国家图书馆所藏有Ch.734号写本，原有整理者用铅笔题“史记”“商君传”，皆为《春秋后语》之《秦语》^⑧。还有一些《史记》的衍生文本，如俄藏Дх.11638、Дх.02663、Дх.02724、Дх.05341、Дх.05784；英藏S713、S3616、S1439(释文本)；法藏P2569(略出本)、P2589、P5523、P2702、P2872、P5010、P5034，P.T.1291(藏文译本)；

^① 参严绍璗：《日藏汉籍善本书录》(上册)，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320—321页；〔日〕泷川资言著，〔日〕水泽利忠校补：《史记会注考证附校补》(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2118页。

^② 〔日〕藤原佐世：《本朝见在书目录》，《续群书类从·第三十辑下》“杂部”，续群书类从完成会发行，1985年订正第3版，第8页。

^③ 大槻文彦旧藏，龙谷大学图书馆藏。

^④ 今有清原宣贤手书本，《桃源史记抄》，舟桥家旧藏，京都大学图书馆藏。另有内阁文库本。

^⑤ 今有米泽市立图书馆藏本、建仁寺两足院藏本。以上三种抄本的详细情况请参见〔日〕水泽利忠：《史记会注考证校补》附录部分第三章“史记抄”，史记会注考证校补刊行会，昭和三十二年三月(1957)，册八附录部分，第263—345页。

^⑥ 如日本宫内厅书陵部藏，三条西实隆抄校元刻彭寅翁本《史记》等。

^⑦ 俄国孟列夫氏认为是亡佚的《秦纪》残卷，载〔俄〕孟列夫主编：《俄藏敦煌汉文写卷叙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463页。

^⑧ 参荣新江：《敦煌文献与古籍整理》，载荣氏：《敦煌学新论》，甘肃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56页。

德藏 CH.734 (卢注本), 北图藏新 865 等^①, 这些皆非《史记》本文, 故未列入。

韩国所存《史记》写本主要是《项羽本纪》, 且为 19 世纪后的注音写本。如韩国国立图书馆有《项羽本纪》一件, 50 页, 四周双边, 半页 21.4 厘米 × 14.7 厘米, 10 行 10 字, 注双行, 上黑鱼尾, 31.2 厘米 × 19.5 厘米。虽然在馆藏著录中称写本抄写时间和抄写者不详, 但观其所用注音方法是 19 世纪以后韩国才开始使用, 也不属于古写本之列。

综上, 笔者目前查检到宇内所存《史记》古写本及古写本系统的写本有 20 件, 简要胪列如次^②:

抄写时代	篇 目	存 藏	收 录
西汉宣帝元康、五凤年间(前 65—前 54)	卷一二六《滑稽列传》 (T.vi.b.i301)	大英博物馆	《流沙坠简》三“简牍遗文”;《汉晋西陲木简汇编》
北凉 (4—5 世纪)	卷八七《李斯列传》 残片(Дх.046、Дх.02670)	俄藏敦煌文献	《俄藏敦煌文献》 ^③
	卷九六《张丞相列传》	[日]石山寺	《海东古籍丛残》
	卷九七《酈生陆贾列传》	[日]石山寺	《海东古籍丛残》
	卷二九《河渠书》	[日]神田文库旧藏, 今藏东京博物馆	《海东古籍丛残》二
	卷三五《管蔡世家》(P2627)	法国国家图书馆	《法藏敦煌文献》,《敦煌宝藏》等
	卷六一《伯夷列传》(P2627)	法国国家图书馆	《法藏敦煌文献》,《敦煌宝藏》等
	卷三四《燕召公世家》(P2627)	法国国家图书馆	《法藏敦煌文献》,《敦煌宝藏》等
8—12 世纪: 中国唐宋时期, 日本平安时代 (794—1192)	卷六七《仲尼弟子列传》 残片(Ch.938、Ch.938V)	德国国家图书馆、 日本大谷文书	《德国国家图书馆吐鲁番文书》、 《日本大谷文书》; 荣新江《〈史记〉与〈汉书〉——吐鲁番出土文献札记之一》(《新疆师范大学学报》2004 年第 1 期)
	卷九《吕后本纪》	[日]山口县 防府毛利报公会藏	
	卷十《孝文本纪》	[日]东北大学图书馆	
	卷一一《孝景本纪》	[日]大东急纪念文库	

① 罗振玉曾辑有《鸣沙石室佚书·春秋后语》, 1913 年罗振玉编辑影印本。相关研究参见荣新江:《德藏吐鲁番出土〈春秋后语〉注本残卷考释》,《北京图书馆馆刊》1999 年第 2 期, 第 71—73 页; 陆离:《俄藏敦煌写本〈春秋后语〉残卷探识》,《文献》季刊 2001 年第 2 期, 第 212—225 页; 陆庆夫、陆离:《俄藏敦煌写本〈春秋后语〉残卷再探——对 Дх.11638 号与 Дх.02663、Дх.02724、Дх.05341、Дх.05784 号文书的缀合研究》,《敦煌学辑刊》2004 年第 1 期, 第 1—12 页。

② 池田英雄的记载颇有脱漏, 笔者所补现存日本平安时代以前的就有高山寺藏《史记·周本纪》、山岸文库藏《孝景本纪》、斯道文库藏《秦本纪》, 参见 [日] 池田氏:《从著作看日本先哲的〈史记〉研究——古今穿承 1300 年间的变迁》, 载张新科主编:《唐都学刊》, 1993 年第 4 期。

③ 参见张宗品:《俄藏敦煌文献所见存世最早的〈史记〉写本残片及其缀合》,《敦煌研究》2011 年第 5 期, 第 73—76 页。

(续表)

抄写时代	篇 目	存 藏	收 录
8—12世纪： 中国唐宋时期， 日本平安时代 (794—1192)	卷二《夏本纪》	〔日〕高山寺旧藏， 今存日本东洋文库	东洋文库网站： http://61.197.194.9/zenpon/zenpon_read.php
	卷三《殷本纪》	〔日〕高山寺旧藏， 今寄藏京都博物馆	罗振玉《吉石盦丛书》四集
	卷四《周本纪》	〔日〕高山寺旧藏， 今寄藏京都博物馆	
	卷五《秦本纪》	〔日〕高山寺旧藏， 今存东洋文库之 岩崎文库	岩崎文库网站： http://61.197.194.9/zenpon/zenpon_read.php
	卷五《秦本纪》	〔日〕斯道文库	
12—16世纪： 镰仓、室町时代 (1192—1573)	卷一一《孝景本纪》	山岸德平氏藏， 现存日本实践女子大学 图书馆山岸文库	http://www.jissen.ac.jp/library/collection/shiki/index.html
	卷七九《范雎蔡泽列传》	〔日〕宫内厅书陵部	
17世纪：江户时代 (1603—1867)	卷八《高祖本纪》	〔日〕宫内厅书陵部	

二、相关研究

近百年来，国门大开，中国学者得见海外汉籍，加之敦煌文献重见天日，学界对《史记》古写本的认识大有进展。

(一) 写本搜集与介绍

最早对《史记》古写本关注的中国学者首推罗振玉。早在伯希和与国内学者交流所获敦煌文书时，罗振玉便注意到这批典籍文献，并在1914年将之影印出版，并附简单考释。其中《淳于髡传》31字残简^①，是现存最早的也是唯一的简本《史记》残片^②。同时，罗氏与王国维前往日本得见大量的日藏《史记》古写本。罗氏主要贡献有两点：一是将这些古写本影印出版，使国内学者得见宋本之前的《史记》文本，1917年影印《殷本纪》，1918年又收录《郦生陆贾列传》、《张丞相列传》、《河渠书》^③。二是撰写跋语，推定写本年代，对写本内容进行初步考订，并充分肯定这些古写本的学术价值，如1922年的《古

① 上虞罗氏宸翰楼《流沙坠简》中，“简牍遗文”，第2a页，罗振玉《流沙坠简》三，《简牍遗文考释》，第2b页。

② 虽然今罗布淖尔出土有“人利则进不利则退”简文，与《史记·匈奴传》同，但字体似书札，不当以传本目之。黄文弼：《罗布淖尔考古记》第四篇“木简考释”第八章“杂释”，北京大学出版部1948年，第211—212页。

③ 《殷本纪》收于《吉石盦丛书》四集本第1册，其余三卷见1918年《海东古籍丛残》，上虞罗氏印本。

写本史记残卷跋》等^①。当然，这些初步的研究对写本与刻本形制的异同并没有来得及仔细甄别。此后，杨守敬在1926年亦撰有《古写本河渠书残卷跋》^②。

1931年赵澄撰《史记版本考》^③，但是其中基本未涉及古写本。1936王重民《史记版本和参考书》^④一文，略述《史记》古传抄情况，言罗振玉得《史记》残卷及《殷本纪》残卷，参考书中有罗振玉刊《古写本史记残卷》、《吉石盦丛书》四集本《史记殷本纪残卷》。但这些材料并未引起他的重视，甚至称“或系隋唐写本，而断简残编，亦无济于校勘”^⑤。至1936年的《史记校》^⑥，1939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张元济的《校史随笔》^⑦，大多以传统宋刻本为校勘之资，没有涉及古写本。1940年，朱东润《史记考索》成，对写本时期《史记》异文多有搜求，对《史记》内容多所考订，但也没有专门谈到《史记》古写本^⑧。1945年李鬯有《〈史记〉版本考》^⑨，亦用力较勤，而对写本较少措意。

1958年，贺次君在《史记书录》中依据罗振玉影印本、敦煌本及北京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所藏日本古写本胶卷，为11件《史记》古写本撰写提要，考订字句^⑩。所撰叙录虽然是从传统文本校勘的角度涉笔且有疏漏，但在内容考辨的细密程度上超过罗振玉。

近代日本学者中，以武内义雄、那波利贞等人的《史记》解说贡献较多^⑪。尤其是那波利贞，其解说科学严谨，详细备至，论述深密，每篇解说都可以说是一篇很规范的论文。但目前为止对《史记》古写本介绍最具系统的，无疑要数泷川资言的《史记会注考

^① 罗振玉：《古写本史记残卷跋》，《雪堂校刊群书叙录》下，罗氏排印本下。另《永丰乡人杂著续编》中本有《日本古写本史记夏殷秦本纪校记》，今佚。

^② 杨守敬：《古写本河渠书残卷跋》，载北平中华图书馆协会编：《图书馆季刊》，第1卷4号，1926年12月。

^③ 燕京大学历史学会编：《史学年报》1931年8月第3期。

^④ 王重民：《史记版本和参考书》，《冷庐文薮》，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575—598页。

^⑤ 王重民：《史记版本和参考书》，第577页。另据王氏补注，此前傅增湘亦提示有古写本《河渠书》。

^⑥ 《史记校》（作者不详），《图书季刊》1936年第3卷第1、2期。又《大公报》“图书馆副刊”，1936年4月30日第123期。

^⑦ 张元济：《校史随笔》，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据1938年上海商务印书馆本影印。

^⑧ 朱东润：《史记考索》（外二种），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⑨ 李鬯：《〈史记〉版本考》，《中国学报》1945年第3卷3期，第37—43页。

^⑩ 贺次君：《史记书录》，商务印书馆1958年版。

^⑪ [日]武内义雄：《国宝史记孝文本纪解说》，《支那学》1946年第1、2期；[日]那波利贞：《旧钞本史记孝景本纪第十一解说》，京都大学文学部创立三十周年纪念1935年版。

证》及水泽利忠氏所撰《史记会注考证校补》，尤其是后者。水泽利忠在《校补》所附“《史记》之文献学的研究”第一章“史记古钞本”中，不仅对古抄本的情况有大致介绍，而且对写本与今本不同之处也有总结，对提行、异字、通假，抄写符号等并有记述，分论部分另有提要性质的介绍^①。此后，日本方面犹有零星的《史记》写本的解说、校勘问世，但都不足以比肩上述两部专著^②。

近 30 年来，我国学术文化日渐勃兴，1987 安平秋先生发表了《〈史记〉版本述要》一文，其中介绍的写本有 17 件之多（中有 6 种注明未见）。作者不仅目验比对了大量的原本，还依据行格、内容等进一步勾勒出各传本之间的谱系。此后，在他的倡导下，张玉春的《〈史记〉版本研究》、张兴吉《元刻〈史记〉彭寅翁本研究》等一系列著作将《史记》文本研究继续向前推进^③，《史记》版本系统基本清晰。而张玉春《〈史记〉版本研究》一书，用了整整两章的篇幅讨论刻本之前《史记》写本的文本特征。虽然该书所论写本件数并没有比此前的研究有新的增加，但论述精度越过前贤。

近年来，严绍璗先生搜罗日藏汉籍善本，先有《日本藏汉籍珍本追踪纪实》，著录 9 件，并简要介绍了《史记》在日本的早期传播^④。后有《日藏汉籍善本书录》，收录《史记》古写本 8 件，并撰写有较详细的提要。虽然在个别文献记载的精确性上似乎略有欠缺，但毕竟多为作者目验^⑤。

（二）写本校勘

自西汉以降，随着《史记》研读范围的逐步扩大，传写异文渐增，读者开始校定《史记》文本。刘宋裴骃的《史记集解》，唐代司马贞的《史记索隐》、张守节《史记正义》分别记载了一些六朝和隋唐时期《史记》写本的异文，其中尤以《集解》引徐广

① [日] 水泽利忠：《史记会注考证校补》附录部分，第 1—345 页。

② [日] 水泽利忠：《史記古鈔本孝景本紀について》，かがみ《大东急紀念文庫》，1962.03；[日] 青木五郎：《官内庁書陵部蔵史記古鈔本范睢蔡澤列伝の書き入れ校記について》，《东京工業高等専門学校研究報告書》第 3 號，东京工业高等专门学校 1972 年 3 月 20 日发行，第 1—9 页；[日] 小沢賢二：《古抄本『史記』「秦本紀」の断簡について》，汲古書院，(29)，1996 年 7 月，第 48—49 页；[日] 村上昭子：《〈第 II 部〉官内庁書陵部蔵三十五冊本前漢書の書入れについて：史記抄・漢書抄との関係より》，《松阪大学短期大学部論丛》2000 年第 38 期，第 1—16 页。

③ 张玉春：《〈史记〉版本研究》，商务印书馆 2001 年版；张兴吉：《元刻〈史记〉彭寅翁本研究》，凤凰出版社 2006 年版；应三玉：《〈史记〉三家注研究》，凤凰出版社 2008 年版。

④ 严绍璗：《日本藏汉籍珍本追踪纪实》，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163—167、451 页。

⑤ 严绍璗：《日藏汉籍善本书录》（上册），中华书局 2007 年版，第 320—322 页。

《史记音义》所载最为丰富^①。《音义》虽然偶有语及异文原因，但基本以罗列为主。有宋时期雕版肇兴，《史记》古写本逐渐淡出历史，当时偶然出现的古写本也就弥足珍贵。宋高似孙《史略》载有江南本，号称唐时旧本，但存列传^②。而娄机《班马字类》以为《汉书》沿袭《史记》，所用古字古言当始自《史记》，并按韵列举二书类字，亦可略窥娄氏当时所见相关文本面貌。有宋之前的《史记》皆为写本，但由于置身其中，当时学者不大可能对文献的写本特征特别关注。

宋人早期刊刻典籍，意存刊正文本，故多胜写本。但其中校勘难免以宋人观念去取。以宋代为分水岭，我国古代学者对《史记》文本校勘的意义大有不同。有宋之前多以写本校写本，宋之后多以刻本校刻本。而宋刻本及源于宋本的本子，今保存尚多，版本体系也不难梳理。故此，对于刻本校勘的正误我们尚可核证。今天如以写本刻本互校，则必须意识到二者不同的文献特征，不可完全以刻本方法校正写本。

此后有关《史记》的研究甚多^③，正如王重民所言：“明人尚评点，其书不关重要。清代朴学大师出，其著述始可观。梁玉绳之于考订，王念孙之于训诂，张文虎之于校勘，崔适之于辨伪，莫不蔚为大观，有功《迁史》。”^④钱大昕更称《史记志疑》“凡文字之传讹，注解之附会，一一析而辩之”，“洵足为龙门之功臣，袭《集解》、《索隐》、《正义》而四之者矣！”^⑤清代学者的《史记》研究确称精审，但似乎多局限于以刻本为基准的传统文献考订。即便到了 1872 年，张文虎《校勘史记索隐正义札记》也仅限于当时所见刻本异文，对刻本与写本流传并没有给予相应的观照。值得一提的是，他们都或多或少言

① 徐广所见古写本的相关研究可参见朱东润《〈史记〉徐广本异文考证》，见氏著《史记考索》（外二种），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106—131 页。

② （宋）高似孙：《史略》卷 1，吉逸丛书影宋本，第 10 页。旧题宋洪迈《订正史记真本凡例》当为伪作，四库馆臣已辨。

③ （清）方苞：《史记注补正》，收于张舜徽主编：《二十五史三编》中，岳麓书社 1994 年版；殿本所附张照《史记馆本考证》，（清）梁玉绳：《史记志疑》，中华书局 1981 年版；（清）王念孙：《读史记杂志》，《读书杂志》，江苏古籍出版社 2000 年版；（清）钱泰吉：《校史记杂识》，载《甘泉乡人稿》卷五，文海出版社 1973 年版；（清）王筠：《史记校》，北京故宫博物院排印本，1936 年版；（清）丁晏：《史记毛本正误》，广雅史学丛书本；钱大昕：《史记考异》，《廿二史考异》，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4 年版；（清）张文虎：《校勘史记索隐正义札记》五卷，同治十一年（1872）金陵书局本，今有北京中华书局 1977 年版两册排印本；（清）王启元：《史记正讹》三卷，光绪十六年（1890）广雅书局本；（清）崔适：《史记探源》，中华书局点校本 1986 年版。

④ 王重民：《史记版本和参考书》，《冷庐文薮》，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591 页。

⑤ （清）梁玉绳：《史记志疑》，中华书局 1981 年版。

及文本的“传写之误”。但因为既无新材料，又缺乏新方法，在相关问题的考订上少有突破。可以说，有宋以降，清季之前，中国古代学者的相关研究很少直接涉及《史记》古写本。

日本学者的早期研究多体现在抄本乃至刻本中的眉批校记中。如南宋黄善夫本校记，三条西实隆自抄元刻彭寅翁本《史记》校记，及诸多以元刻彭寅翁本为底本的“古本校记”。另有日本庆长古活字传嵯峨八行有界本校记，庆长八行有界本校记等^①。专门的校记约产生于日本江户时代后期。日本加贺藩儒者大岛费川、大岛桃年（1794—1853）父子撰有《日本博士家本史记异字》（又题曰《天朝传本史记异文》、《天朝传本史记说》）、《史记考异》等^②。正如井上进所言，大岛氏虽然钦慕时间相近的乾嘉诸老，并着意师法钱大昕《廿二史考异》考订异字，但在规模与准确性上与后者仍有差距^③。

1928年，卫聚贤发表了《〈史记〉残卷校》一文^④，这是较早专门利用古写本对《史记》原文一一比勘的中国论著^⑤。此后，虽有我国学者对《史记》写本进行了零星的校对工作^⑥，但做得最出色的依然是日本学者泷川资言及此后对之校补的水泽利忠。1934年日本学者泷川资言出版《史记会注考证》，著录写本14件^⑦。1957年水泽利忠对之订补，作《史记会注考证校补》一书，所用校讎古抄本有14件，正文后又补入敦煌本3件，共17

① 参见〔日〕水泽利忠：《史记会注考证校补》册八，第120—129页。

② 相关研究参见〔日〕大岛利一：《桃源瑞仙の史記抄をよむ》，《东方学报》，京都第十冊一分，1939年；〔日〕大岛利一：《大岛鷗川桃年父子の史記考異について》，《东洋史研究》4卷3号，1939年；〔日〕龟井孝：《史記桃園抄の研究》，1963年。

③ 《日本博士家本史记异字》（《天朝传本史记说》、《天朝传本史记异文》），金泽大学图书馆、日本尊经阁文库。〔日〕井上进：《书林の眺望：伝統中国の书物世界》，株式会社平凡社2006年，第232—233页，第二部“大岛文库”条似将之看作三种不同的书。

④ 卫聚贤：《〈史记〉残卷校》，《语历所周刊》1928年第5期，第3、4页。

⑤ 1925年李笠虽有木刻八卷本《史记订补》，但多据本书及四部书考订《史记》，鲜及写本，后增订为《广史记订补》，见李继芬整理：《广史记订补》，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⑥ 1958年，乔衍管：《敦煌卷子本史记残跋》，《台湾师范大学国文研究所集刊》1958年6月第2期；陈宗敏：《读日本古写本史记殷本纪残卷》，《大陆杂志》1963年7月第27卷第2期；王叔岷：《论日本古钞本〈史记殷本纪〉》，《书目季刊》1968年6月第2卷第3期，后收入《史记斠正》附录部分，第3509—3516页。

⑦ 参见〔日〕泷川资言考证，〔日〕水泽利忠校补：《史记会注考证附校补》附录“史记总论”之“史记钞本刊本”部分，第2119页。今案，《孝武本纪》此后似无人再得寓目。而《五帝本纪》的底本应为刻本，与本文所说的“古写本”意义略有不同。另据王叔岷先生的考证，《史记会注考证》虽将《张丞相列传》列入校勘数据的写本并未真正使用。参见王叔岷：《史记斠证》，前言部分《斠正史记十七年（代序）》，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1—10页。